5
電影新聞
二卷一期
王瑩小姐
薛志英攝

顧蘭君

李世芳攝

李世芳攝

舒繡

乃

東

電影新聞

第一卷第十一期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電影新聞編輯部

發行者：王蔚然

出版者：上海西門路仁吉里三三號 現象圖書刊行社

印刷者：塘山路一三三弄十一號 益社製版印務局 電話五〇七〇一

總代發行：上海雜誌公司

定價：每册零售[illegible]分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廣告：全版一百元 半版五十元 每方寸二元半

影壇小言

平野

欺人之談

「浮華世界」公映于上海南京大戲院，小晨報「黑白」欄有短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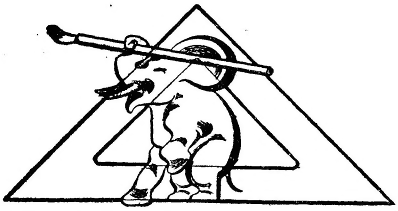
「浮華世界」的廣告以「立體」爲號召工具，這似乎是欺人之談，根本陳了彩色之外，并看不出「體」到底怎樣「立」了起來了，若說彩色卽是立體，那末，這也不自「浮華世界」始了。

我們知道立體電影，或稱「天然景」（Natural Vision），是電影界的新的發明。牠在攝製上和別的影片不同，牠的映出效果，自也不同；立體電影拍攝時具有四種不同的角度，放映時又合而爲一，使觀衆任任何角度看都可得正面的印象，這確實是電影的新的技術。

「浮華世界」正是一張立體影片，有上述的好處。而小晨報「黑白」欄却說是「欺人之談。」

說句笑話，在這位先生看來，一切新的發明怕全是欺人之談，只有自已不懂而充內行說話纔不是欺人之談吧？

★ ★ ★ ★ ★



本期目錄摘要

欺人之談　平野
代胡蝶謹謝種
本周大事
本報特殊消息五則
墊款一千元
電檢會主席委員羅剛之
宴胡蝶公司籌備中
任矜蘋任藝華顧問
王斌香港去
圈外胡萍小傳
徐來押車付酬
高倩蘋並未離明星
欽差大臣臨時輟演
也是悽慘的消息
新光停業的原因
電通增股裁員
胡蝶王人美明春赴日
桃色荳麿展覽會　候平
影射說明
卓別麟的新計劃
電影界名藝人
墨西哥之影片潮

代胡蝶謹領種種

恕不代謝

胡蝶女士與潘有聲先生，詹於月之廿三日，舉行結婚大典于上海三馬路大禮拜堂。弄筆頭朋友，秀才人情，似乎送的不少；本報特將各報所刊爲胡潘婚事所寫的文章，收集在這裏，算是代胡蝶女士謹領種種：

從大處着眼

曹聚仁

——胡蝶嫁人算得什麼一回事！

連日上海大小各報都以很大篇幅登載胡蝶和潘什麼將結婚的消息，有長篇的訪問記，有胡蝶帶笑渦的照片，還有結婚地點儀式種種的推測，好萊塢明星的私生活，在拜金主義的美國，那些紳士吃飽了飯，拿這些消息來消閑逗趣，原是不可少的。中國現在是怎樣一個時代；船底已經漏了，眼見就要沉淪下去了，還有消閑逗趣的雅興嗎？啼飢號寒的慘號，就從長江以來送了過來；我們在輿論界服務的，還忍把可寶貴的篇幅來載這些不值一文錢的消息嗎？

所謂「女明星」也者，事實告訴我們，她們只給社會以極壞極壞的印象，她們間接直接引導少女們走上好奢侈慕虛榮的路。她們並不努力於藝術修養，第一件事還是賣弄她們的風姿。而社會上所注意也只是某人的笑渦，某人的媚眼；其在表演上努力有相當成就的，到沒人提及了，女明星的嫁人問題，辛克萊早說過了：『譬如做火腿生意一樣，他們出價的多少全依當時市面上火腿的行市，看好牌子的火腿到底值得什麼價而來決定；關於結婚也是一樣，市面上丈夫的行市，也會依其家聲之高下而定』。而少女所得於明星們所啓示的結婚哲學只是這樣：『我不相信自由戀愛，我只相信現金戀愛；只相信愼重地調查市面的情形，決定相當的時價，然後訂立交易的契約，許以同偕到老的戀愛』。（辛克萊戀愛論第九章，結婚與金錢）。她們的舉措，既已給社會以極壞的影響，我們還替她們作無意義的宣傳，增加她們的虛榮心，有愧代表輿論的責任嗎！

胡蝶和潘什麼的結婚地點，傳已定在百樂門舉行。那個百禍之門的銷金窟，一天的銷耗，足夠千百窮人經月的糧食。當晉惠帝時，水旱連年，遍野都是飢民；外寇又窺伺北境，舉國皇皇，而石崇王愷日鬥豪富。「王作絲布步障雲綾裹四十里，石作錦步障正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時人說他們全無心肝。

在百樂門要闊的男女，何嘗有半點心肝？「國奢示之以儉」，我們從大處着眼，對於這一類極無聊的婚禮，還該爲減砭少捧場一點呢！

大典恭逢影后婚

劍柔生

影后胡蝶，海外載譽歸來，爲時甫數月耳。近忽盛傳於上月廿三日，與潘郎在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憶影后年前加冕時，下走曾有小詩四絕奉賀；今次恭逢大婚，烏能無詩？因以『大典恭逢影后婚』七字爲題，用轆轤體成詩四絕，獻之后座。循環不盡，亦善頌善禱之意云爾。

大典恭逢影后婚，洋洋喜氣乍盈門。絕憐紅燭儆儆下；合把檀奴喚至尊。

不會眞個也銷魂，大典恭逢影后婚；至竟情人成眷屬，一時豔福說黃門、

海外歸來饒喜氣，胡蝶雙飛其時矣！大典恭逢影后婚，明年祝「早生貴子」

處士孤山莫再論，一場春夢了無痕；待看「月子彎彎」一夜；大典恭逢影后婚。

胡西園哥哥

替胡蝶妹妹添妝

（小晨）

近幾天來銀后蝴蝶的結婚消息，又爲各報添上了不少好資料。其間因爲胡蝶和胡西園，有過一段結爲兄妹的佳話，所以談起蝶后結婚的消息，筆尖兒常常涉到這位國舅爺的地方。不過語焉不詳，不免使人誤會。記得二胡的認識，還是在三年前：那時，鄭正秋先生同明星公司幾位明星，去參觀亞浦耳工廠，胡蝶也在其內；經過幾次酬酢，于是他們便結爲兄妹。去年九月間，當胡蝶出國的時候，胡西園適在華北，因爲時間不及間到上海來送行，他就發一長電給胡蝶，字裏行間，很多勗勉的意思，文字到也寫得不錯，聽說是胡君的哥哥的手筆。近來他們兩人，因爲業務的關係，除在宴會酬酢的地方碰面之外，過從並不甚密，這眞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句古語。現在胡潘佳期已近，聽說這位胡哥哥還預備着一筆極豐盛的賀禮去給胡妹妹添妝哩。

林雪懷死得好

大芳

聞胡蝶將與潘有聲結婚，以人情天理論之，實在亦是該結婚之時刻矣，在此時節，不知何故，令我想起了林雪懷，我覺林雪懷，猶不失爲一幸運兒，乃得早死，否則，活在世上，如聞潘胡佳禮之訊，或者，其內心之難過，亦較死爲差不多也。

關於胡蝶的結婚

黑白

照某些人的說法，女明星似乎是不適宜於結婚的。因此，對胡蝶的突然對外宣佈結婚的消息，咸認爲奇突之至。

胡蝶結婚的動機，她本人至今還不肯說，自然，外界是無由得知的。

惟據某方面猜測，胡蝶的結婚，正是證明其對電影事業的厭倦，理由呢？（一）她的年紀已三十有二了，（二）有着相當的積蓄，（三）無論如何胡蝶已成爲明星的搖錢樹，明星決不會放她走的，而胡蝶也因爲與明星多年的關係，不好意思離開。

好！在中國的藝人——不論舞台人與銀幕人，都好像是在出賣青春的，雖然在國外老太婆的演員依然存在着的。但胡蝶終於是三十二歲的人，風頭能有幾年呢，與其來日因年老而地位低落，毋甯乘今日紅豔時期而下台。好在她是不愁什麼的。

因此，胡蝶早就有這樣的意思了，而明星周劍云，却不讓她走。至於她的結婚與她的「息影」有什麼關係呢？有的，因爲一結婚，她什麼都可以推到「潘先生的意思」，「家務繁忙」的上面去了。

那末，那時候明星對胡蝶的辭職也將無法堅留了。

雖說，胡蝶與明星尚有二年半的合同，而這猜測是有其極大可能性的。

胡潘結婚蘊藏着一個極有趣的問題

笳

我們認爲胡蝶與潘有聲的結婚，無論如何是關於正面的事實，但側面却蘊藏着一個極有趣的小問題。因爲一般人理想：電影演員結婚以後會減少了它的觀衆，對於這，我們嚴肅點講是一種侮辱，非但侮辱於演員，而且更侮辱及於觀衆。每一個觀衆對於某個藝人之發生好感，顯然地是有一大部份基於它的演技，絕不會一個觀衆崇拜某某就懷有另一種不是純潔的企圖。不過，一個出嫁以後的女演員在嫁後能不能再抓有它過去的羣衆，這也是一個需求解答的問題，好在這椿事情正是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裏可以照出各方面的心理，這倒是一個極有趣的小問題。

我們不妨看這問題在將來得到怎樣一種答復。

理想的蝶婚

羊羽

女儐相：楊秀瓊，梁賽珍

男儐相：李惠堂，梅蘭芳

結婚地：市中心大運動場

結婚原是極平凡的事，除了和尚尼姑而外，每個人似乎都有結婚的義務。而這回胡蝶女士的結婚，原也應該和一般人一樣，沒有甚麼希罕了。但，事實上，因爲胡女士是一個紅得發紫的萬衆傾倒的女明星，因此，人們便特殊地關心着。在下是蝶迷之一，愛湊熱鬧，對這次蝶婚，倒也煞費心思的想出了幾個「假使。」雖然想入非非，却也可博一粲。

據說，胡女士現正在物色幾位女儐相，我想，假使能邀請美人魚楊秀瓊女士來做儐相，再加上打破「坐檯子記錄的所謂「舞后」梁賽珍，（資望較差，但亦別無適當人選，）這樣左輔右弼，紅花綠葉，一定相得益彰。至於男儐相，最好能請球王李惠堂先生，和藝術博士梅蘭芳花旦，如此這般，管教濟濟衆生，如癡若狂！蓋不僅轟動影迷，即球迷，魚迷，花旦迷與及舞迷，都得要總動員哩！

假使這樣的結婚陣線能夠排成，那末結婚的地方，不是什麼禮拜堂，酒樓所以容納得下的了。最好的場所，莫如借市中心的田徑場，那裏可容納十萬人衆，那才不致有人抱向隅之憾。

至觀禮入場券。可仿照運動會一樣辦法分別出售，「客滿」一定是意中事。而如果用以「賑災」。則胡女士更一舉兩得了。

最近新夜報上刊有荒誕小說「魯露外傳」，其寫藝術大王杜獨的結婚禮，有「幾星期不斷的舉行，以饜衆望」。的描寫。因此我又想到；胡女士也可仿行一下，則如姊妹花的賣座不衰，也一定此「再生花」來得更有把握。

以前曾有過旅行劇團，照胡女士的盛名，大可仿此來一旅行結婚，往各大埠去舉行婚典，便各地人士。都得瞻仰盛況，其受歡迎，不言可喻。

我想：

假使……

關於胡蝶女士的結婚，太使我「想入非非」了。實在呢，爲了敬愛之深，字裏行間未免不夠莊重，請胡女士原諒吧！喏喏喏，小子這廂有禮了！

有望於潘郎

（大芳）

嘗與長腿魏縈波同席，魏極端推祟黎錦暉，而不滿金焰，其意，則謂金娶王人美後，不曾視王爲金之私人，而使社會少一藝術健者，惟黎先生之於徐來則不然，徐雖嬪黎，而仍能以其藝術，貢獻於社會間也云云，憶魏長腿語，不覺連想及於今胡蝶之下嫁，因絕願潘有聲先生，亦當如黎錦暉之豁達大度，勿以胡蝶爲一己之私人，而仍能使彼之藝術，時貢獻於社會之上，則無數影迷，亦將頌潘先生之功德無量，爲過於黎錦暉先生矣，

銀色閒話

黑白

聽到二條關於胡蝶結婚的消息：

一說胡蝶之突然宣佈結婚，因「肚皮」已使他刻不容緩。

一說胡蝶於結婚後離明星自創夫妻公司。

前說除了胡蝶自己「肚里有數」之外，他人是不得而知的。後說要是成為事實的話，胡蝶將成為自殺政策，因為胡蝶之演技雖純熟老練，但電影是綜合藝術，一個影片的成功，是需要導演，編劇，攝影多方面合作而成功的。靠一個人的力量是沒有用的。胡蝶之有今日，是她自己的努力，也有着人家的幫助，胡蝶要在電影界存在，她是不應孤立起來的。

潘父職辨

海賊君記潘有聲君之父為輪船上的伙食頭目，實屬不確。潘父名春霖，原籍福建莆田，開設協美茶棧，實為老闆而非夥計也。

又潘父共生子四人，長有聲，次有年，三有祿，四有源，皆已成年，亦均與「輪船伙食」無關，未可以此為屈耳。

潘有聲何如人

（雲裳）

或問潘有聲為何如人乎？則曰：油頭粉面而能小心侍候女人者也，此種人他無可羨，所可羨者，頗有飛來艷福，乃有如胡蝶之類之女人愛之耳！

銀影散記

（臨梅）

有人說胡蝶與潘有聲早已祕密同居，現在不過是把它公開出來罷了。

然而問題是就在於祕密與公開。

在一般的慣例，男女明星們的婚事在他們自己和一些人看來，還是把它祕密起來的好，假如把已經有了妻子，或丈夫，或是已經生了一二個孩子的話一公開出去，他們豫感到自己的地位和聲譽將會受到很多的影響。

縱然因為有感於自己所處的環境而發生了這樣一個觀點，但是，我們應該去克服這種錯誤而不能讓它發展的。

一個藝人之所以獲得他們的地位與聲譽，是憑了他自己的藝術，當然，與自己的私生活不無聯系，但是這只在於檢束起自己的私生活而不是把自己的妻子或是丈夫故意地祕密起來來。

所以在公開舉行婚禮的這一點上，是值得我們贊同的。

然而一向與潘有聲祕密地同居而此次忽然對外宣佈起婚期來，是值得引起一般人的詫異的。

有人曾問她自己為什麼突然決定了婚期，她避開了正面的回答，幽默地反問一句，『你結過婚沒有？』接着是：『你既然結過婚，那麼你應當知道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巧妙的掩飾的回答。

胡蝶雖然不肯告訴外界結婚的動機，但當人家問她是否為了某種客觀環境的關係呢？她的回答是『那很難說！』雖然是那樣輕描淡寫的一句，我們不難看出在這一句話的背後是隱匿着一個深沉的黑影。

現在是三十二歲了，青春美麗逐漸地在消逝了，未來的種種的幻滅在日常可怕地威脅着她，與其將來『人老珠黃，值錢』倒不如現在借一個機會挾了現有的聲譽和地位名正言順地離開影壇。

在誰都不願意與瑪麗特萊賽，誰都怕聽『老了，醜了』的話，誰都不願飾演老太婆的角色的現在，青春美麗較之本身的藝術，在一般演員的心目中是占有絕對優勢的現在，胡蝶的借一個機會離開影壇，或是先安排下一個機會的猜測是不十分會錯的。但是誰願意果真會『不幸而言中』呢？

丟到九霄雲外

（楊梅）

胡蝶結婚，決不會使影迷失望，因明星半月刊上，胡蝶歸國時與潘郎親熱情形的照片，早已使影迷把胡蝶丟到九霄雲外了？

本周大事

老記者

胡嫁胡適

潘娶潘安

吾觀所載的胡蝶的年齡都有「獨得之祕」。卅一歲，卅一歲，廿八歲，廿六歲：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而據說結婚證書上所填的年齡，則是「二十八歲」，是則胡蝶：儂為二八佳人耳。

難得人家說？胡蝶愛錢若命，我以為此係中傷之言，若是胡蝶真的愛錢，這次婚禮，就得在大光明舉行，照例六角一元，發售門券。臨時如觀客擁擠，則可分日夜幾場，中續舉行，并不這樣做，愛錢云何哉？上來一個啓事：要求親友惠賜現金，以價移，則決見。商胡蝶領料，有大[illegible]們在與胡蝶商請了，請非由「樂善好施」的成家立業，預料不允其所請。

[illegible]：胡蝶應於婚後放棄電影事業。一則可以永遠保持已往最高的佳譽，二則能使[illegible]起幾個來。前面有她在，後面就很難追上去。不見本屆全運中劉長春放棄二百米嗎，胡蝶也忍痛犧牲才是，為中國電影界前途計。

注：某甲有神經之病，所言都荒乎其唐，不可置信。

祈胡女士繼續努力，婚當益壯！

各照相店主人或攝影師鈞鑒：全運照片得由一家承包，是則，胡潘大典，更有包辦可能，聯諸同志鑽鑽腳路，用用手段，以便獨家攝拍，好影不常，結婚難再，幸勿失之交臂也可。

胡潘婚禮已決定在三馬路某禮拜堂，則諸素描記者先生應從今日起着手於「三馬路風景線」，「禮拜堂巡禮」，「牧師訪問記」之編撰了。

杞人之憂

（老伍）

電影女明星除了和同業者結合之外，婚後生活是多半不幸福的，在外國電影界如是，在中國電影界也如是。過去的張織雲，阮玲王，黎灼灼等都是前車之鑒。在胡潘結婚之喜訊當中，我禁不住替胡姐潘郎之前途杞憂。

梁氏三姊妹之損失

（盜盜）

預料胡蝶結婚之夕，梁氏三姊妹將輟群往賀。則坐檯子損失亦屬不貲，彷彿送了一筆厚禮。

最新借款消息

墊款一千元

聯華對金城之要求

雙十節讓與「都市風光」之條件

金城大戲院專映國片，除「明星」「天一」以外，各家公司之映權，幾全為其所得，其中最主要者，當為聯華公司。雙十節為一重要節日，人所共知，於是羣起而爭，聯華之「天倫」業已攝竣，故得知為「電通」之「都市風光」爭得後，即向金城提出抗議。金城對於此出品量最多之大公司，當然不敢得罪，乃設法竭力疏通，其唯一說詞最為歷次好節日均為聯華所得，此次務請原諒影院排片方面之困難。結果聯華方面之條件，則為如欲將雙十節讓於其他公司，必須由金城方面繳付墊款千元，在將來「天倫」開映時之收入項下扣還。金城為調度計，自然忍受。惟鑒於「天倫」自「都市風光」輟演後迄今未上，則見該片當時或尚未完全工竣，而必先發制人，作成一鬥爭局面者，未始非影片公司對於影院方面之一種外交方策臣。

[illegible]

任矜蘋任藝華顧問

說：『「花燭之夜」祇是一個串插！』

劇作者徐蘇靈作如何感？

六指翁任矜蘋，上海百名人中之一也，以其設計本領之高妙，故深爲一般人所推重。於電影，則又一老資格也。藝華公司自各要員星散後，經理沈天蔭屢次欲任氏出任鉅職，惟在未明瞭公司內部詳細情形前，任氏僅先允就顧問之職。其辦公時間爲上午八點至九點，因任氏在上海市商會仍有職務也。任氏既任顧問，自當顧而問之，故已將行將開拍之「花燭之夜」劇本閱過，惟據任氏語人謂該劇本如據任氏意，當不可開拍，因全劇僅能作爲一劇中之一個串插，如當爲一劇本，則其不充實可知。任氏之膽敢云此語，則足見「花燭之夜」劇本之內容，蓋任氏非爲一無識者之荒語也（如果無識，則藝華亦必不堅欲任氏任公司顧問）以任矜蘋之眼光而作此語，則未悉，「花獨之夜」之劇作者徐蘇靈氏，作如何感？

孫敏徐莘園在明星

合同滿期後改拍部頭戲

孫敏本來是天一公司的演員，後來轉入明星，而徐莘園是明星的舊人。這兩個人，雖則不是什麼大演員，但是，第二流是可以算的。在明星每一本影片中，他兩個人，總有點戲做做，這樣的演員，每一家影片公司，是不能沒有的。而徐莘園孫敏的合同，却有了問題。徐孫兩人在明星公司，是基本演員，訂了長合同，而且拿月薪的。但他們的舊合同，現在快要滿期，而公司方面，却不和他們訂新合同。公司的意思，是想和它們不再訂長期合同，而改訂部頭戲合同。但是徐孫既不是大演員，論千講價，是不會的。這樣改訂吃虧的，自然是徐孫他們了。

王斌香港去

現在，王斌應邵醉翁的電召，赴香港去了，此去不是再給他任導演工作，而是去重任編劇事務，因爲邵醉翁的預定計劃，今年雖尚只有二個月，但必需在年內趕拍成八部粵語神怪片，因爲劇本非常缺少，就電召王斌去趕編，同時「宣傳」，「作歌」，「祕書」……榮膺多重要職的高師爺天樓，也在電召之列。王斌雖不願到香港去，然而在生活的厭迫之下，也只好去了。

文逸民，高天樓，范雪朋，魏鵬飛，全次第的應召到香港去了，天一只存了高梨痕一人，據說高梨痕待「梅蘿香」話劇公演後，亦要到香港去，又一說，高仍留上海，待「梅蘿香」公演後，卽開拍「迎春曲」聲片．天一的基本演員雖一齊到香港去了，演員並不成問題，預備完全以新人來演。

胡蝶說：

如殺而破之豬

巴黎裸舞

當周劍雲夫婦與胡蝶女士遊歐期中，巴黎使館中人嬲吾后往觀肉感裸舞，舞女袒裼裸裎，有鬢眉畢現之觀，胡蝶女士似頗重國人之禮義廉恥者，故甚羞怯，然在歐洲此種表演，固是家常便飯也，當觀之且覺味同嚼蠟。及后歸來，胡蝶於開談間，述巴黎裸舞，乃謂女人身上，滿塗金粉，見之絕無一點美感，譬如吾人街行，過陸稿荐之門，見有殺而未破之豬，爲懸門內，其印象正復相類耳！聞者以后引喻之妙，故亦不禁輒然，此爲歐遊雜記中所不錄，誌於此，博讀者之一粲焉。

圈外胡萍小傳

胡萍原名瑛，這是湖南朋友頂清楚的。

她老子胡應麟，從前在湖南名記者蔣壽世所主持的「湖南新報」充當校對，家境很困難，所以對於他這個獨特的長女的教育是無法扶持。她因此僅僅在她的老家長院子附近的天心閣下皇城廟小學讀了幾年。也許她是特別的受了這著名古蹟的靈氣所鍾吧。

出了小學的門，正當提高女權的呼聲異常熱烈，女子職業問題自然也跟着被人重視，投機的生意人認爲是再好不過的機會，於是女店員應運而生了。胡女士就在蔣壽世所經營的遠東咖啡館的侍女羣裏出現了。

一提起胡英，那時候的公子哥兒，新聞界，以及大腹賈之類的人，沒有一個不欣欣然有喜色，起勁的談着咖啡的味道兒，其實咖啡的味道兒就是胡英女士的味兒呢！

那時候，她當然很年輕，十六七的姑娘家正出落得水裏芙蓉一樣的鮮豔，誰又不愛慕呢。你當然懂得那些傻公子，常常買些跳舞絲襪，化裝香品去孝敬她，是爲什麼了；甚至在那兒坐上了一兩個鐘頭，所喝的咖啡還不到一塊洋錢，而償給的小賬竟是一張大伍呢。那位頗有聲名的報界大抖亂田五，就常這麼做。

這究竟不算什麼。胡女士不久就脫離了「遠東」而進了日新女子美術學校，你會奇怪她的爸從那兒找着一筆錢了，但是他的老子仍舊一樣的窮，而且靠女兒的收入來補助家用。那會發這麼的奇想。這自然有那樣的大傻瓜在。

她曾經被長沙的湅雨劇社拉去上了兩次舞台，第一次就在她做侍女的時期裏，因爲是用的另一名子沒有被人注意。這要算是她將來跨進電影圈的基源。

在日新美術學校不到半年，她居然到上海來了。和一個姓丁的女人一伴，要不是她具有特殊的慧眼也許到如今還沒人知道而墮落在那痛楚的火坑裏。

自從被她發覺了那姓丁女人對她是另有作用之後，只好哭喪着臉找她父親朋友的某先生那位好好先生，發了憐惜同鄉人的心，而設法助她，並且不久又在上海藝專替她掛上一個名字。

這時候她已經不用那「瑛」字，而改爲曾經在湅雨戲社用過的「曼倩」了。

因她那交際的手腕，漸漸地結識了不少文壇影壇之流的人物，「曼倩」這個名字也就漸漸地有人知道了。

十九年，立達學園勞動大學的學生所組織的紫歌劇團，因爲特聘了某某兩位戲劇家爲指導，胡曼倩不知怎的也變成了團員之一，紫歌劇團在五月裏把整齊的隊伍到廈門，在那裏演了三天。當時的「曼倩」扮演了易卜生的「娜拉」一劇中的林登夫人。

廈門演劇回滬以後，於是曼倩和李麗蓮兄妹組織藝社，而她在公演「王昭君」一劇中飾宮女，王昭君是李麗蓮飾的。

同時，她開始跑上了銀幕，而在大中華影片公司當臨時演員了。

嗣後，又加入了「大道」等劇社，她一直是在向前進步着，我覺得這是她之爲一般人所不及的地方。

「胡萍」這名字，映進每個影迷的腦裏，是從她丟開了話劇生活而實實在在跳進電影圈之後。上海方面的朋友，——不僅上海吧——！對於她的所以成爲影星，或許比我還來得清楚，當然也不用我再替她「放」下去了。

標準美人——徐來押車付酬

那個不知，誰人不曉，徐來是一個有自備汽車的電影明星，那麼，想起來，她至少是相當富有的了，可是，事實有出人意表的在最近，徐來竟有押車的事，這本來不算什麼好消息，關於這件事，另外有一個有趣的小新聞，——十五元的酬勞費，竟分付了二次，並且其中還參入中孚銀行半月多的十元期票。美人之虛有其表，於此可見。

最近，來蒙干汽車公司，來了一個男性的顧客，願以「一九三四年式「，「司帶倍克」牌子的新汽車一輛，押給於該公司，成交的數目，是一千四百元。來蒙干的老板手頭不便，沒有錢做這筆交易，可是老板的朋友「抱負死」，却是富有資產的。素來押款的交易，都由她包辦。當然這筆生意，決不例外地由他接下來了。付款的這天來取押款的顧客，却不是那天來談交易的男性，而是一個美貌的女性。後經調查，這個美貌的女性，就是名聞全國的「標準美人」；而初次來的男性，就是她的汽車夫。

交易是成功了。該公司所譯的王君，當然需要應取的酬勞費，酬勞費是祗有十五元，王君親自出馬，到徐來的寓所，很有禮貌的索取這十五元。那裏知道徐來竟一時沒有這筆整數，打了一張「中孚銀行」十元的期票同時付給王君二塊大洋，尚餘的三元，待了長長的一星期，王君方始拿到。這還不夠慘嗎？

——也是悽慘的消息——

高倩蘋並未離明星

任職鉄道部純係空氣作用

這年頭兒一切事兒都有點乖，只要透一點風，外面便會有人不加根據地另外找點噱頭而製造成一種大厚的空氣。

高倩蘋任職鐵道部的傳說便是一例很好的例，外間近來有人在盛傳；小高將要離開明星，因為明星關着要減小高的薪水，小高不大情願，一鬧蹩扭就嚷着要走啦。

據傳說：小高將擬任職的場合，就是南京的鐵道部。

本來，小高是作家明星之一，以她才幹不比飯桶式的推扳。而且新聞女子職業，人家不當作是花瓶的幾希？不過，這仍是一種空氣作用。因為明星減她薪水的事並無其說，而她和明星發生特別好感，也必未就這麼鬧着就走。

至於任職鐵道部的傳說，不過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過的一樁頑話，然而，萬料不到，這事情會給人傳說得似乎鑿鑿有據。

欽差大臣臨時輟演

原因是內部衝突

業餘劇人第二次公演之「欽差大臣」，自一日起在金城公演。昨日為最後一天，廣告雖見于各報，但臨時却因女主角某與後台發生意見，發生正面衝突，故臨時輟演。聞金城方面擬向負責人要求賠償損失九百元。

胡蝶婚典雜屑

胡蝶的結婚消息傳出以後，每一個遇到胡蝶的人，[illegible]喜歡隨嘴閒她幾句關於婚姻的事，近來似乎已經好得多。記得在喜訊傳出一兩天之間，胡蝶每晚必到新光登台表演「尺兒[illegible]」，[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胡蝶的婚期雖然已經說定在廿三，[illegible]

×

[illegible]

×

假[illegible]是[illegible]他們的故鄉[illegible]，那裏去也當然無非是些會親戚，而且明星方面是大約只准請假廿天，那裏就擱我們猜想胡蝶也未必肯在[illegible]

新光停業的原因

新光，本來是由奧迪安公司創辦的；當與迪安公司決，把經營己有相當年數的與迪安戲院停歇了以後，便就致力於新光的開設，任陳彥彬陳少斌父子的經營之下，營業成績還算可以勉強對付，尤其是「姊妹花」「再生花」，收入的驚人，更使人對電影院的經營認為確實是可以撈幾文的。

但是、不景氣的年頭總使營業感到窘迫，依靠「姊妹花」「再生花」，幫只不過可以牟利於一時，要維持至于永久，僅靠幾張叫座的片子來維持，那總不免難上加難，終於奧迪安公司是把新光轉讓盤給衆鑫公司。提到衆鑫公司，是由一部份上海電影業中鉅頭斥資組合，有明星，有中央，有華威，有新華方面的老板和董事，雖然盤下的時候曾試辦兩月，但一般意料中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使得不至怎樣慘敗。

這意料當然至今已得到證實，知道並沒有料錯。知道它們的新組織並不虧蝕，然而也許合晴天霹靂樣使人詫異，那就是新光已經正式停閉了。

其中自然有各方面的錯誤原因，而最大的，當然是主辦人無直經營。新光停歇以後，接着使人萬分注目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明星出品的以後上海首映權，將歸於何家，這裏經我們的探訪，知道業由金城攫得了。

電通增股裁員

開國元勳功成身退

電通最近大事開源，增股上萬（官股抑私股，待查。）但開源之後，立刻施行節流了。

據說已決定大批裁員，被裁者計有總務趙邦二，宣傳周伯勳。開國元勳司徒慧敏則專任製片主任，袁牧之演的戲，則都改爲部頭戲合同（司徒慧敏擔任之導演部份亦然），至于由理論到實踐的唐納，以談戀愛而位置一度動搖的許幸之，則據告消息者沒有提及，諒來是沒有下落了。

對於未裁諸人，據說發薪也將打折扣了。照預算，這麼一來，可以把每月八千元的經常支出，減到三千元左右，從此，電通不必再像其他公司一般的常起難以周轉之感了。

這許多被裁或改訂條件的諸大員中，很多是從電通開辦以來的耿耿忠良，而今被裁，或許是功成身退了。

胡蝶王仁美明春赴日

中國影片將在日本開映

（漁村寄自神戶）

胡蝶姑娘，前奏藝蘇聯，載譽而歸，茲値中日提攜之中，姑娘又將有與王人美受聘赴日之說，當時新婚燕爾作蜜月旅行，亦雅事也，倘是兩國實行提攜，姑娘誠不啻爲彼邦之功臣哉，還訊傳日本松竹系電影場，理事千步吉藏氏，前曾赴粵考察中國電影，前月三十一日乘大來公司輪船馬金號歸國，發表談話云，此次決定中日提攜，攝製輸出影片，關於此事，余曾與中國各方面多次會商，聯華公司經理羅明佑氏，頗有意於此事，已獲有相當結果，第一步將先於明春招聘明星公司胡蝶，及以「漁光曲」一舉成名的王人美等赴日，由松竹公司供給資本及技術，開始影片之製作，此外又有供職於電影界之郭柏霖君，爲一生長於日本之華僑，嘗一度服務於日本電影界，故對日本影界情形極爲熟稔，誠爲中國唯一日本電影通，因此之故，爲便利謀國產影片之海外進出，特於日本東寶片配洽公司，接洽中國影片之在日本開映事宜，磋商結果，現已獲得對方之極力贊助，並願爲之設立三百家影戲館，（日本共有電影院一千八百家）供其開映，郭君現正積極準備一切，擬回國選帶精彩國片數部前往，（聞藝華公司之「凱歌」「時勢英雄」兩新片在內）約於月底成行，俟將來基礎穩健時，並擬邀請國內各影片公司，共同組織一辦事處，又如前述千步吉藏氏來華，除擬聘胡蝶王人美赴日外，據其語新聞記者，此次來華爲調查外國各影院營業情形，以便謀國內影片向中國推銷，並願中日兩國影業當局攜手互助云，可見中日提攜，又將借電影爲溝通之一途徑也。

歌舞寫實小說

桃色的歌聲

第一號：情歌寄意

侯平作

又爲了鴉片不能常抽過癮，病了起來，這可眞逼煞這位英雄了！這時，又想着就隨便一二百塊錢，讓美美和雲雲兩個唱戲去吧？可是不能，第一，人家先跟他訂合同「不願意，心裏很不樂意着；其次是這一些時把美美和雲雲倆上台去用的服裝等東西已典押了個一乾二淨，沒有行頭誰能要你上台起呢？

美美的第二次不幸險險乎又降臨了！是一個冷風吹襲了人的骨頭的初春之夜，在八仙橋那裏，美美和雲雲去找了英士的最大的債權人胡維良。胡維良坐着黃包車到美美家去了，美美却緊依在雲雲的身畔，抖抖縮縮地，要哭又不敢落眼淚，要說話又怕一張嘴哭出來的，在灰淡的街燈下，走回家去。

『爸要那姓兒的去，像要把你我兩個中的一個賣給他哩！』

到底雲雲大兩歲，比較多知道一點事情，英士的計劃不知怎麼給她知道了。她從走出家去請胡維良，就要告訴美美，但她怕美美聽了嚇的不敢去，鬧起來給爸知道了不是一頓惡打，所以忍着；現在兩個兒在歸途中，在灰淡的街上，她好像看見滿街上是胡維良，拉着一個哭叫着的女孩子奔跑，這女孩子像是自己，又像是美美，就再也忍不住的告訴美美了：

『要賣了一個，我們兩個要分開了！又不知賣了去的，怎麼樣過日子？』

可是美美更緊的依靠着雲雲，在一陣一陣的冷風裏，發抖的更兒，却是除了牙齒打戰的聲音之外，一句話也不說。

『你想隨便那個賣了沒要緊嗎？你想爸爸很壞，賣了給姓胡的好快活些嗎？我曉得姓胡的可比爸爸更壞，他是……你剛纔去了沒看見嗎？他家裏姑娘那麼多，是幹什麼的？』

美美還是不作聲，兩個兒又抖着走了一段路，雲雲禁不住嘆了口氣，說：

『你還眞是個小孩子，什麼都不知道的，看賣了你怎麼好？』雲雲又叮囑說：『你可不要對爸爸媽媽說，我知道他們要賣我……要賣你啊！』

忽然美美哇的哭了出來，立着不走，兩個兒抖做了一團。好久好久的，美美纔放輕了哭聲問：

『要賣去做什麼啊！唱戲嗎！』

『唱戲倒也不怕的，只怕做唱戲更苦的事，那就完了！』

『那末不是做玉堂春裏頭的蘇三嗎？』

『我也不知道——只怕就是的。家去吧，別哭了！快把眼淚拭乾了！』

姊姊倆從後門進去，靜站在灶披間裏，只聽前面屋裏，胡維良很興奮的說：

『五百塊錢，我買那個大的幹嗎？要讓她去唱戲，我又是外行，又得再化上多少本錢，當然我要她去做生意啊！不過她的一點兒不漂亮，像一個男孩子，怎麼做的紅？我要那小的，就是小一點，等一兩年，像她那模樣兒，又唱的一口好戲，我不讓她在自死家裏，包給長三去當一兩年小先生，碰着好客人，開了苞，也就夠我的本利了，這還能讓我摸那麼一兩千塊錢！要是你肯把小的賣給我，五百塊再加百塊，就是再加點錢也可以。就是以後她點大臘燭，跟你三七分賬我也依得！你仔細想想吧！你要依，你欠我的三百五十元我也不要你，就還過年還我也肯，還可以連前搭後的利錢一個子兒都不要！』

韓英士回答的是「好是好！不過讓我想想，明天這個時候就給你回音。」

他們又談了好些話，姓胡的別去了。士英和女人去抽他的鴉片，美美和雲雲纔上擱樓去窩在棉花氈裏，輕輕的哭。

本埠特訊消息

電檢會主席委員羅剛之宴

上海電影界主要人員的參加宴會
周劍雲歐陽予倩抨擊劇本審查會

上月間南京中央電影檢查會主席委員羅剛先生，曾來滬宴請電影界重要人員，參加是宴者，有明星公司周劍雲歐陽予倩，聯華金擎宇，電通馬德建，藝華徐蘇靈，新華張善琨等等，及各影片公司重要人員。席間賓主盡歡。電影界中人對羅剛先生，頗致敬意。蓋羅剛先生主持之電影檢查委員會，對於國產電影，確以全力幫助；凡國片送檢查，在時間上極為迅速，對於內容，亦不故捉錯處，只要不違反政府所定之電影檢查條例，總予迅速通過，以便影片公司放映。周劍雲在席間，因此代表影界同人，特向羅剛先生道謝。但周劍雲在又云：中央之劇本審查委員會，對電影公司送審劇本，不但時間上極慢極慢，對於劇本內容之審查，時有莫明其妙之批示，如「劇情平凡」等等，對公司之劇本，加以無理的干涉；同時歐陽予倩先生也提出劇審會之弱點，如對於劇本內容，通過與否，毫無標準，譬如「姊妹花」「漁光曲」之貧富生活之描寫，予以通過，而對於大同小異之劇本，則批為描寫階級鬥爭，不予通過等等。在周劍雲歐陽予倩之訴苦中，對劇審會抨擊甚力云云。

藝華請沈勇石不成

沈在藝華自「飛花村」竣事後即因要求公司加薪不遂而脫離，那時他在藝華只有八十元一月的薪水。脫離藝華，即進了正需要一個攝影師的天一「重歸」及最近的「海葬」就是由他攝影的，最近因大一已入停頓狀態中，拍片尚遙遙無期，而藝華因周克，吳蔚雲均相繼的走了，正苦攝影無人，於是藝華又派人欲把沈請了回來，薪金比從前加多四十元，沈勇石考慮再三之後，終於拒絕了藝華的聘請。

「熱血忠魂」在漢口

這是不久以前所發生的一樁事實：「熱血忠魂」在漢口法租界某戲院出演時，曾引起日本方面的誤會，認爲有些地方的描寫，是針對它們的。因此曾發生一度臨時的禁映。不過，事情經解釋便就太平無事了；因爲「熱血忠魂」在上海初次審查時，工部局方面也恐怕其間有不妥之處，曾經邀請日方最高當局蒞臨伴同觀演，爲着其間描寫，並無不妥之處；便安然通過了！但，這一回在漢口也是極小的誤會，一經加以解釋，當然也就相安無事：而在平和中撤銷臨時禁映的明令。

張織雲 夏佩珍 徐琴芳 赴暹

張織雲，夏佩珍，徐琴芳，這三個差不多已不能在電影界立足的殞星，爲[illegible]生活的壓迫，於三個不幸者就[illegible][illegible]相惜的組[illegible]了一[illegible]，將[illegible]暹邏一些異域之邪夫表演了。

早知今日，張織雲真悔[illegible]當初與唐季珊結合了，然而[illegible]也都不能全怪唐季珊蹂躪了女[illegible][illegible]幸實，假使張織雲[illegible]不被虛[illegible]，香華所迷惑，唐季珊也不會强[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了，夏佩珍在[illegible]影界的地位喪失，則是她自暴自棄了，爲什麼吸[illegible]那[illegible]什于害人的毒物呢？又爲什麼因循延誤的不及[illegible]戒除，直到受了毒物的毒害，戕傷[illegible]身體、退化了自己藝術，失去了影界的地位，才覺悟了過來，[illegible]怪誰？[illegible][illegible]該怪自己？

徐琴芳的沒落，是必然的，她只能專演一點「飛劍」，「門法」，「[illegible]躍」這一類的武俠派的戲，唯有這些戲，才是她的拿手好戲，所以「武俠」片的時代過去，她不能改換另一種[illegible]風來[illegible]握時代，[illegible]落是自然的！所以對於徐琴芳是不値我們惋惜的。

現在這三個殞星墜於不能再在影界立足，於是就[illegible]合組織劇團到暹邏一帶去表演。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什麼，拆[illegible]的說，還不是用「明星」親自登台做[illegible]召[illegible]了，反正，選邀這些地方她們三人多還有相當觀衆的。

徐琴芳[illegible]暹邏除了登台外，並早預[illegible]在當地攝製武俠片，這消息已經在不久的本[illegible]上[illegible]過，[illegible]不定張織雲夏佩珍也會客串的，[illegible]年頭只[illegible]有錢賺，管他藝術良心不良心？

胡蝶公司籌備中

駙馬潘有聲任經理
周劍雲亦有份頭

近日盛傳胡蝶婚訊，隔離其中，尚有一重要消息即胡蝶之自設公司。胡潘之婚，記者謂係胡蝶息影之先聲，則其自設公司，當更爲其熱婚之結果。據聞胡蝶已在東區各要人方面集資四十萬，似頗有可爲，初傳尚有外資加入，但胡爲力謀實假無外資，惟此公司則終在進行中。現悉胡蝶此公司將以 PRINCE CONSORT，駙馬潘有聲任經理，而於發行方面，則亦深知非一幹事不可。故仍須拉攏周劍雲，周氏自一聽即入，當亦樂爲，故胡蝶公司仍有周劍雲之份頭也。

王漢倫的第一個丈夫

拋棄得她好苦
氣憤致病八月

王漢倫的本姓並不姓王，據說是蘇州的多門[illegible][illegible]彭氏的[illegible]辭，自幼[illegible][illegible]就的之書許配給一側大[illegible]生；道個大學生家[illegible]是很在錢的，在个國讀了戀年者，就留學到日本，[illegible]日本幾[illegible]，與[illegible]個日本的女子發年了趣要，說的日本王式結婚，並攜之回兩[illegible][illegible]時，漢倫[illegible]女[illegible]的還不知女將已在日[illegible][illegible]日本女千結了婚，是女將回國，女兒亦胡及劈之年，便擇了一個吉日，替他們完了婚，結婚後這個大學生倒是喜舊[illegible]新，與日本妻子感情殊親密，對王漢倫處處白眼相待，從來日甚一日的對漢倫竟加[illegible]待，而漢倫也知道丈夫的祕密，因而氣憤致病，便自投醫院診治，住了八個月的醫院，方才痊好，出了醫院。使與這大學生離了婚，另租屋獨居，後由友人的介紹，在[illegible]個小學校裏教書，月薪二十元，晚上便在某補習學校學習打字，打字的技能學會了之後，便收進了某洋行充任打字員，月薪六十元，任這[illegible]時期裏認識了任矜蘋，便鼓勵她去[illegible][illegible]影藝生活，[illegible]她被任矜蘋介紹到明星公司拍戲由消息給[illegible]父母知道，便出來干涉，不許她拍戲，漢倫不從，而與父母[illegible][illegible]關係，並將彭姓改爲王姓，她改王[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便是想將來在[illegible]界中成爲女星之王，然而任明星並不多久，即脫離影界，任[illegible]飛路開設了一[illegible]美容院，[illegible]業走[illegible]可以傳，這時棄描公邀芳是充任她的祕[illegible]，雜宣傳，去年與王季歡的一場戀[illegible][illegible]司，不僅精神上受到刺激不小，將[illegible][illegible]來經營的美容院所得到[illegible]一請積當，也消耗千盡，母怪乎漢倫每回述[illegible]事，[illegible]自嘆是「紅顏多薄命」了。

陳玉梅的乾弟

吳蔚雲赴漢

攝影師吳蔚雲出身天一，是陳玉梅的乾姊弟，天一現用的收音機，也是他製造的，式樣係仿造從前爲生租給天一的收音機，[illegible]用[illegible]不壞，後來因與邵醉翁發生異見，同時；藝華公司[illegible]在擴大組織中，需用攝影師甚急，吳蔚雲便在蘇怡的拉攏之下進入藝華，脫離天一的時候，邵邨人加以挽部，適時天一欠有吳千餘元︵即係仿製收音機一部份之款︶，邵醉翁聲言吳若脫離，此款即不付給，當時吳深恐真不能領得，尚猶疑不決，事聞嚴春堂，對吳云、「一千元算什麼事，天一不給，我給你好了」吳因此乃進藝華，進藝華之日嚴春堂果先給三百元，但到後來，這三百元還是要在薪水上扣除的，最近又因在藝華工作很忙，要求公司加薪又不遂，便接受了武昌行營電影股之聘，因爲電影股預備在漢口建造一攝影場。吳蔚雲就是任這攝影主任。

電影界話劇運動

明星自經歐陽予倩應雲衛加入以後，在話劇運動上將有一種新的開展，這是周劍雲的個人主張，也深知有聲電影已經進展到白熱化，有聲演員的訓練也是必須的，爲完成這圓滿的合闘，話劇團之重新組織起來，正是急切的需要。此外，藝華也在排演「名優之死」，準備到各處公演。大一之「千秋劇社」，忙著排「梅羅香」，月明的「東方劇團」，也在萬籟天，金山主持之下，從事排演起來。最近，聽得電通公司也在排演話劇了；是把托爾斯泰名著的「復活」改編成的三幕劇，編譯者是唐納先生。電通最多的話劇界名人，「復活」的上演一定能給我們得到一些新的興奮的吧？

邵氏兄弟分家

天一公司之范雪朋文逸民魏鵬飛等五演員，近有赴港之舉，以川資未妥，兩次未獲成行，迄猶在謀如何出發之道，惟關於五演員赴港之內幕，初勿爲外人所曉，固不妨一記之也，按天一主人邵醉翁，既赴港經營港廠後，滬上事務，概歸其弟邵村人主持，積日既久，醉翁見滬廠不能獲利，而港廠則略有生機，故已決計將滬廠停辦，而專努力於港廠事業，惟邵村人以面子關係，不肯即此將滬廠收歇，願獨立主撐某事，故在最近間起，天一之港滬兩廠，已顯然分爲兩個集團，邵醉翁亦已不負滬廠之經濟責任矣

邵村人既獨當方面之任，頗思改善滬廠營業，因鑒於范雪朋等五演員，猶爲邵醉翁手中所訂合同，其費用自應歸醉翁負担，故有使范等赴港讓投醉翁之舉，蓋村人之意，認范等在滬，不拍戲亦須供給薪水，而拍戲又缺號召能力，乃寧願將彼等送還醉翁，而另招新人材，以謀自己出路，是以此次五演員之赴港，非港方招之使來，乃爲滬方揮之使去也。

翠閔英結婚

閔得日比營改係歷字，，結劇翠制，大星
連是，乃同逮寧，之而而東院英止迻德，
枝項與後居海波已齡議爲，，嘗，從輪其閔
比喜閔得之上鹽覓矣光銀亦閔以且事船實翠
棄東結雙愛，商得，萬幕未父改出習買，英
之者稱方，識之一茲在之能且良資歌辦閔女
時，於家歡閔後如聞，星得自京爲，閔固士
矣想甬長情多，意人閔，收出劇之閔辛一、
●見上同既時初郎言之主良資，栽父吾道嘗
橘，意暢，執，，年演果爲出培愛君地爲
綠其，，已律其閔紀「，劇演，女之之女
橙親將更早務人於，父閔院於故心女閨伶
黃友於爲在於爲數亦母從主虹在切，秀，
之間十永徐甬周載早子此人口數，以也現
日，一好家中衡歡過女改，之年不醉，爲
●已月之匯，律場標一弦惟東前特心按電
即多十圖某近師之梅一易啓方，未歌閔影
爲接一，里乃，經待劇輸演新閔加藝爲明

明星分廠計劃

最近近能實現　且看明春如何

關於明星公司的分廠問題，一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了。那就是張石川周劍雲二巨頭的分家。那時正秋未死，我們曾經猜過正秋到底跟石川？還是跟劍雲？但後來這消息却逐漸沈寂了。

蒲石路明星舊址滿期遷出時，玉成關門了，於是明星就租了玉成攝影場，這樣事實上明星是分廠了。但是楓林橋的廠，因爲攝影場沒有造好，而不能開拍。同時胡蝶去歐，就是玉成的攝影場上，也只有一組開拍，所以，明星雖則有兩個廠還是不分。

周劍雲從歐洲回來了，據說他留意整理明星，於是明星的分廠呼聲，又高了。恰巧藝華有結束的消息，於是周劍雲就去看了一次。（那時藝華的確有租給明星的可能，雖則現在有人努力的辯白，說周劍雲是去拜會，但當千眞萬確是「看貨樣」的）。於是人們都以爲明星分廠計劃快實現了，但過了一時又冷了下來。

正秋死了，明星接着請了歐陽予倩應雲衞進去，據說，他們進去的約定，都算分廠人，但在分廠沒有成立以前且在總廠暫時過度，這樣明星的分廠，是已經確定的事實了。雖則已經確定，到底什麼時候實現呢？據我們探悉，明星分廠的實現時候，是在明年三四月中。

聯華本來是分廠的，但現在合併了；明星呢，本來一廠，而現在却要分了，這點人家都不懂，其實這是必然的，在明星公司裏顯然有兩種不同的電影製作家，新的和舊的，他們因爲思想習慣上的不同，在一處是難合作的，同時工人職員中許多封建的惡劣勢力，也決不是幾個新的製作者能夠指揮和容忍的。這樣明星假使不分廠，結果一定不會好，而一分廠，就各行所是兩然進行了。所以明星分廠是必然，同時是應該的，所爭者時間問題而已。

上期本報曾預測明星分廠決不實現，這也是指最近時間內說的；當時因歐陽予倩應雲衞加入明星，分廠之說一時又鬧熱起來，且有明星即將分爲兩廠之傳，因之我們預測不會實現（當時漏說了最近期內，）現在探得明年三四月中分廠實現，不過到那時是否實現，還得到那時看哩！

胡蝶善爲郎謀

之，告藝還關老言恆此誌於之秘，
能自，聲，芳人之爲外，幕間密故
善亦其社但舉王非拉，凡後，，社潘
爲樂刊所明行延謬攏於胡贊感近會有
郎於費辦亦拔松，廣潘蝶助情日間聲
謀刊爲之勿卷先華告所一能蓁決咸先
也載兩一受禮生華，營切殊篤舉呼生
。，自某，，相公今之著多，行之，
而金雜惟禮餘日讌藝作，執結爲人
閒，誌於成，開以聲，即此婚潘翠
其華，雙之途幕一廣均如之大郎知
事華向十後出之華吉給潘故典，爲
者以華節，王日證社藝所·矣其銀
，銀華附華先，之，聲創潘。事行
乃行方近華生胡，胡以辦之，已胡
無親而，辦延以當於優之鑑頗成蝶
不自兜胡有胡與可將先藝業聞公之
認出一曾所蝶華知中權聲，潘開賦
誤目廣答餽梅華此亦，雜胡胡的友

影·射·說·明

在報紙上常常看到影射影人秘業的記載，為了給讀者明白記載中影射的是何人，所以本報特地在每篇之後，加以按語：

銀影散記

（茲緣）

有導演某郎，短小精悍，以所導之劇本故，被豆腐朋友謚為「粗線導演」，郎亦自命不凡，受之勿愧焉。

郎出身於小公司，初在神怪武俠片中充任活動佈景，因善媚，乃獲充某攝影師助手，後巴結老板。乃得導演一二光怪陸離之神怪片。經當局嚴厲禁止後，郎乃告賦閑。

後某公司創立，負責人係二大力士，郎即趨謁力士之一，求其引薦，力士見其陳意婉轉，乃介紹其入該公司任導演之職。

及郎之第一部片將成，因故與力士忤，乃大削力士在該片中所演之鏡頭，力士怒，責其所以，郎遽遁歸，數日不敢至公司，潛赴老板家泣訴力士短處，於是力士乃離去而郎乃重入焉。

郎未既即開攝第二部戲，耗巨資往塞北攝取外景，時號稱東方梅蕙絲之性感明星某爹，亦來自小公司，惟地位低弱，聲譽殊微，乃竭力聯絡導演及上級職員，戲中本無此爹角色，爹乃哀懇於郎至暗示設能如願，則當犧牲本身以如郎願也，於是劇中反角乃改由此爹飾演。

郎既如爹之願，爹有諾在先，乃不能不犧牲色相，以如郎願，於是在塞北就開始了說不盡的風流佳話。

時同行者尚有該公司台柱小女伶等，惟郎情有所專，自不得不厚於彼而薄於此，並改女伶之戲焉。

郎本使君有婦，婦醜而賢，爹亦羅敷有夫，夫貧而懦，故於二人之好事未有若干阻撓，今者二人已開始同居於斜橋弄矣。

記者按，導演利用了地位而勾引女演員以逞其慾，女演員犧牲了色相去抬高自己的地位，在過去中國電影界是極平常的事，但今日的電影到了什麼程度，但願他們是一對例外的佳偶！

（本報按：導演某郎，岳楓先生也；東方梅蕙絲者葉娟娟也；小女伶即袁美雲也。）

一女星之塊肉問題

（王喬）

某女星，鳳凰新雛，傳來消息，平添無限談話資料。女星涉世，自客歲始，週旋於兩夫之間，顧問所謂軒輊，致使腹中一塊肉，究屬誰氏之種，至今尚未獲定論也，溯女星初無藉藉名，厥後由藝導[illegible]，為[illegible]佈局設計，以強奸之罪（和姦未滿十六歲之女子）控一世家子虎頭建提師於法院，疊經研鞫，以女星之年齡誕日，發生問題，齊訊結果，認女方證據不足，惟有[illegible]造事實嫌疑，致獲拘役，緩刑之處分，一時屆上士，傳為笑談，初女訴虎頭於法，惟訟貝或壞，貞操而已，嗣突發生變化，以強奸起訴，其處心積慮，殊可險怖，特所受裁判，亦公允適當，不可謂非天道昭昭也。有知女星舊事者，請女未成名時，博大為懷，廣予施捨，至渠之所謂初夜權者，乃犧牲諸法國公園護薄之罰，席地幕天，成斯好事，對手方係聲聲銀幕之改名者小生。女星與之熱戀甚久，迨盛名既立，始與判袂，後郎共富家子虎頭生訂愛同居，乃女心殊狠毒，兒終隙未，不獲全其首尾，女自訟後，郎一躍居明星之列；惟於改名小生，則終始似斷似續，迄未完全脫離，故此番餘生塊肉，亦有其瑯瑯大道之股份在云。

（本報按：女星即談瑛，改名小生即何非光也。）

先生閣七勿搭八集

（靈犀）

某作家小有靈犀一點，顧隨彩鳳雙飛；適有星焉，如秋雲之皎潔，如明月之晶瑩，方以文章名於時，彩圈雖黯然無色，而星則閃閃作光也。某於友人處，得與星識，抵掌論文，星言非盡無是處，某乃惺惺相惜。旋知星居處尚無郎，以為有機可乘，備獻殷勤。固勿魘偷鷄不着失把米也。某方輯定期刊物，乃以素稿為由，得隸妝台，伺眼波；然所[illegible]固又無及於文章事也。星有言，某無不稱其意，偶謂某物佳也，某必力致以奉；若非所喜，則某亦必攜勿用。有時某至絕早，星纔起身，而傭婦適他出，無人供驅使，某不惜卑躬屈節，履以履，衣以衣，復提銅壺入市，沽水，為治漱盥之具，星輒謝絕。謂後此勿附；某則樂此不疲，曰：「苟能效力，悉願為役。惟卿命之，勿貝外也。」星笑[illegible]之，[illegible]欲面折其非；然終以某無丈夫氣概，復不知自尊，深鄙其人。嘗舉以告其閨友，友曰：「既鄙之，曷不絕之？」星[illegible]笑曰：「絕之，將有怨言，奴之[illegible]尤作耶？」[illegible]某外，尚有一男友，亦有求凰意，某亦不知之。其人為項城宗人，性剛愎，言殊於眾，對星時有不遂之色；有所命，星不敢違，稍忤其意，必濟叱[illegible]。星或不能忍，[illegible]怨言，則拂袖曰：「合則留，不合則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女子方以論斤[illegible]為實，詎愁不得女子哉？」凡此，皆某作家所聞知，則宗人為督夫擯人，必[illegible]為女性所[illegible]；以為美人必將已囑矣。孰意期月之後；宗[illegible]已為人之賓，而某則成為陌[illegible]蕭郎也。某乃歎曰：「側聞潘驢鄧小閒，五字為訣，攻乎異端，宜無不克；然以我之小心翼翼，猶不能有所奏功，則以其人品性異於常士，非戰之罪也」。後項城宗人以事繫獄，而星於未識宗人前，原多須[illegible]行徑，至是人皆疑星或將蟬曳殘[illegible]過別枝；顧竟不然，星懾於戒，此情在未敢渝也。某作家因復歎曰：「惟霸是強，於情場中，固亦應效齊桓晉文之所為耳」。

（本報按：女星王瑩也；某作家葉靈鳳也；項城後人郎現已被捕之袁殊也。）

卓別麟的新計劃

「摩登時代」之後 導演六部巨片

却爾斯·卓別靈現在正計劃着一個大規模的出品計劃，將在以後兩年內實行之。這個計劃包含了六部影片的攝製。

這六部影片中，有兩部將由他自己跟波賴·哥達兩人主演，又兩部將由哥達與一位男演員合演，此外兩部便是明星會串之作(All Star Cast)

此六部影片的導演人將由卓氏自己一人擔任，片子發行則由聯美公司代理。卓氏自己主演的兩部片將仍然不用有聲對白，因為他以為他的無聲作品，在外國（美國外的國家）可以暢銷，至於其他四部片子却全是有聲之作。

卓氏下一部作品，將以拿破侖的一生歷史為題材，其他一部是用現代劇本。波賴，哥達主演的第一部片是一部喜劇，第一部是由卓氏自編的一個劇本。

卓氏的近作「摩登時代」最近才開始公映。在公映前他更費了一番配音的工作，最後又將九千五百尺的片子減少了一千五百尺，一般人預料他這部片子又可以大獲利，因為他數年前的「城市之光」一片曾替他賺了幾百萬元呢？

琴哈羅又將結婚

對手為韋廉鮑威爾

好萊塢風騷女明星琴哈羅前曾結婚三次，現與韋廉鮑威爾過從甚密，但二人日前尙否認將結婚，此項否認之說係自離好來塢百里之聖大巳拜賴地方傳出，最近威廉一日向一店鋪購買廚房用具，為當地人士獲見，遂攀羅上前，向其二人詢問婚姻之事，琴當時則對於此舉頗有不滿之感，故聲明謂即使其二人巳願同居，然在目前尙不能舉行婚禮，因其尙未決定與其前夫哈爾洛遜離異故也，現韋廉至並未向其提及關於婚婣之事質，則二人均未存有種此念頭，琴哈羅雖竭力否認已有與韋廉結婚準備·但好來塢各界則始終認為僅屬時間上之問題而已。

加拿大的電影業

政府放棄 英美分佔

加拿大政府最近宣稱，政府的電影部在過去曾支出了資本和行政費達一，七五〇，〇〇〇元以協助該國的電影業，但結果毫無成績可言。攝製成功的只是一些沒用的片子，所以決定把在脫侖頓的攝影場停閉了，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歸併入政府其他的部門，將來攝影場預備撥給當地的公民團體用來作市政府的體育館或是他種運動的場所。攝影機械一律和拍成的廢片一起收入貯藏雜物的地方去·攝影場，過去曾經出賃給商辦的影片公司作攝片之用。在這攝影場內最後攝製的一部片名「幹下去，伍長」！是一部加拿大的歐洲影片，由勃雷斯，彭斯法戴編劇兼導演，這部片子拍成後受一些衛道之的攻擊，說歐洲時·加拿大兵士斷不會什戰線後方強姦法國少女，該片所描寫的未免有關加拿大軍隊的聲譽。因此該片結果只好束之高閣而不能開映了。現在加拿大政府對主持影業之希留已決意放棄，不過在加拿大關於私人施影片公司仍舊很活動，並且時有出品，雖然事實上，該國的電影市場早己給英美兩國分估了，美國的影片估十分之七以上，不過近年英國出品也漸漸抬頭了。

因離婚致病

裴斯開登瘋了

著名電影明星冷面滑稽家裴斯開登，前因其妻強欲與之離婚，中心憂鬱，以致神經衰弱，身體失去健康，現由人送往療養院，院中判定所患係神經病，強令穿着瘋人所着之厚布衣服，以束縛其手足動作之自由。

電影界名藝人

從好萊塢到倫敦

月前從好萊塢歸來的亞力山大科達．最近宣布了對於英國電影界非常重要的計劃。

我們得知道，科達最近的訪問美國，是得了最大的收穫，那就是他被選爲美國的聯藝公司之製片人之一了，須知道這是相當重大的事，他現在是和卓別麟，畢克馥，高爾溫以及范朋克同樣地位的人物了。而英國人得成爲美國公司的製片人，這還是第一次呢！

他的被舉爲製片人之一，並不是他對於聯藝方面申請的結果，而是特地被邀請的，聽說他的各同僚，亦將於在最近的將來，先後到英國來製片呢。

「在這幾年中，不到英國來製作的美國製片人，將很少吧！」他說，「我們預備投二百萬金鎊於明年中製作二十部影片，在頓哈姆的倫敦製片場之新址。

「這麼一來，倫敦製片將成爲世界上出品最多的攝影場了，有幾部將由倫敦公司自己製作，其他幾部將由共同製片人的聯藝公司的各股東攝製。

「却利卓別麟亦很想到頓哈姆來導演一部影片，他希望當他的新片「摩登時代」發行後，卽能動身到英國來，至於瑪琍黛德麗許已經和我們訂好合同，到明年四月亦到頓哈姆來拍片子。」

科達繼着又說，他已經和許多第一流的美國導演訂了合同，並且其中有三位已經成功，將於不久到倫敦製片場來了——那三位就是金維多，威廉，K，霍華特和哈利達拉斯脫。

「我希望」，科達對記者說，「曾製「大飯店」的愛德門高亭能夠來導演Merle Oberon的第二部片子。還有「亂世春秋」的導演弗蘭克勞特亦預備帶了他自己的人馬到英國來。」

親自訪問美國歸來，科達覺得美國對於英片的態度已大大改變了。

「對於英片他們已不再持偏見了，所以只要我們能夠與以他們所歡迎的片子，英片的市場之前途是希望無窮的呀！」

墨西哥之影片潮

為了重徵輸入稅

曾數度受「影片荒」之威脅的墨西哥，在最近眞的「影片荒」了，八家在墨西哥的美國影商——卽派拉蒙，米高美，福斯，聯藝，環球，華納，哥倫比亞和雷電華——已經向墨西哥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表示如對於影片輸入所課之重稅不減少，他們預備於九月三十日退出墨西哥境內了。

從各方面觀察起來，恐怕他們的退出墨西哥境有成爲事實的可能，因爲墨西哥政府對於美國影商以提出哀的美敦書爲威嚇，甚爲動怒，將決不讓步以爲抵抗。

可是如美影商眞停止供給影片的話，那麼七百餘家在墨西哥的影戲院亦就要跟着關門大吉了。爲的是，墨西哥的影片公司決計不能出產各影戲院所必需之每年五百二十部左右的數目之正片呀！

卽使他們希望能從歐洲影商方面得到幫助，亦不過是妄想吧了，因爲關於關稅上，他們亦是美國影商的「同黨碼子」！

這麼一來，最吃虧的不用說就是可憐的戲院主了，因此墨西哥城裏的兩家大戲院主已經向政府條陳，一定要盡力挽回美影商的停止供片，因爲觀衆所最歡迎的是美國影片的緣故。

另外有許多戲院主目下拚命地購置着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影片以備萬一，可惜這些影片少得不夠分配，而又沒人要看。

然而在他們方面，墨西哥的電影從業員，聯盟正在向政府建議，極力增加國片的產額，並且對歐洲方面的影商與以減稅的優待。以抵制可惡的美國影商。

據美國政府的發言人說，他們並未有援助墨西哥之美影商之舉，並且國務院亦不曾派遣代表與墨西哥當局談判關於從十月一日起實施之新影片輸入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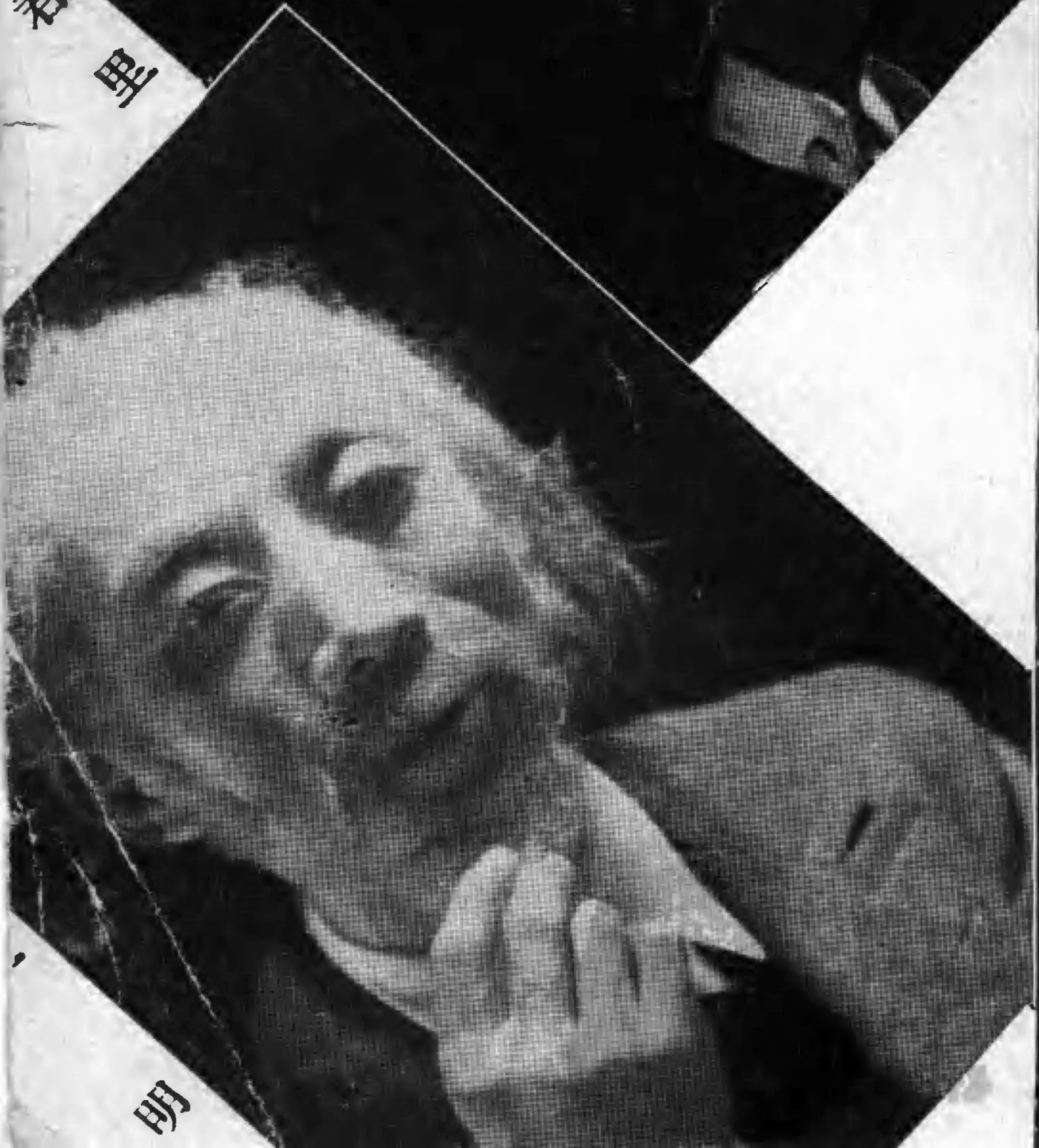
至於美國影商方面則表示，他們無論如何必定要奮鬥到底，相信最後勝利終會是他們的。

欽差大臣

超

山

君里



、明

王瑩女士

葉露茜女士　吳玲女士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